

過度豐富地站在一起

與其說是吃驚，不如說是茫然地看得入迷了
陳舜臣《青雲之軸》轉引谷崎潤一郎《細雪》

美即是醜，醜即是美
莎士比亞《馬克白》

小說家陳舜臣在《青雲之軸》談及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於《細雪》中描述天災的華麗文字。陳舜臣寫道：「人類在遭遇到突發的劇變時，據說並不會先有倫理觀，反而是內心的美感會先做出反應……也常常有人說，看到B29轟炸機銀色的機翼閃閃發亮，當下反射性地覺得真是美麗。」美國作家蘇珊·桑塔格年輕時也曾認為，當代充滿影像，「超飽和的世界，(讓)我們應當關注之事對我們的擊撞越來越少：我們已經麻木不仁。最後，這類影像只令我們變得冷漠。」她甚至表示：「現代生活總是以暴力餵養我們，而我們不知不覺慢慢習慣而被腐化了。」不過，在經過多年思索之後，桑塔格不再單純接受過多影像會造成人心麻痺的指控，她指出問題只在於，如何促成人們擔負起責任去觀察並反省。

「過度豐富」(excess, over-abundance)的影響與記憶究竟是浪費或者是機會？處於過度豐富世代的我們，光與受難者站在一起便是道德的嗎？或者說「站在一起」只是起碼的要求？擁有歷史經驗的後進者，是否更應該擔負起某種導向我們往未來前進的責任。若能如此，「過度豐富」或許能夠因為提供了多元異質的案例，而有助拓展社會大眾的經驗視域，進而避免被麻痺心智的風險。

陳舜臣與桑塔格所談的觀看與凝視，背景都是二次世界大戰。然而當今，全球因疫情動員資源之鉅、影響生活層面之廣，以及全球死亡人數之多，以致有人將之稱為「第三次世界大戰」。無論戰爭語言是隱喻或描述實質狀態，這段日子以來，在我們校園周遭的確出現了许多不尋常的事件與現象。譬如，光復校區魯迅像與成功校區博物館前的石獅早已應景地戴上了口罩。路過除了會心一笑之外，繼之而起的心情會是什麼？如果日日夜夜都見得著口罩、酒精、隔板、快篩站、防護罩、封鎖線、梅花座、線上活動、QR code……，那麼我們還需要留下疫情期間的影像嗎？

留下疫情期間影像的作為，其實預設了我們在未來能「恢復正常」的想望。或許我們也可以說，以影像寫歷史，與文字一樣都蘊含著對未來的期許。但是我們是否願意多花一點時間想想，我們期許在未來恢復的正常究竟是些什麼？是因疫情所逐漸習慣的網路世界與各種鏈結，還是過往我們曾經因相遇而建立起的各種摩擦與親密關係？

無論如何，留下疫情時期成大人努力的身影，絕非指向感官獵奇，而是期待所有成大人能有機會因暴露於過度豐富之中，滿盈自身的情感與理智，再進一步移轉至關注支撐防疫生活模式背後所有行動者的付出。過度豐富中的觀看與凝視必須學習，否則不免流於膚淺消費。成大271邀請所有成大人透過影像再次認識周遭，之後，除了繼續扮演自己的角色之外，也別忘了我們還至少必須站在一起！